

重新发现淮河文化

刘 奇

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淮河（淮南）文化漫谈（第七季）征文

站在历史时空坐标点俯瞰淮河,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文明图景。淮河北“牵”黄河、南“挽”长江,沟通南北、联结东西,与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一道,共同构成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。千百年来,纵使世事变迁,这片区域始终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家园。

受历史上水患频发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等因素影响,一段时期以来,外界对淮河流域形成了一些刻板印象。它们甚至影响了部分流域居民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识与评价。

其实,拂去历史的尘埃,淮河流域璀璨的文化,无论是思想的深度、文明的高度,还是人才的密度、成果的厚度,均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。

这里的人和事,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。先秦改革家管仲、汉高祖刘邦、曹魏“三曹”父子、明太祖朱元璋等人,都从这里走出。《淮南子》在此诞生,《道德经》《西游记》《说文解字》等经典著作均与淮河流域有着深厚渊源。此外,华佗曾在这里开创性地运用麻沸散实施外科治疗,我国早期大型蓄水灌溉工程“芍陂”在这里修建——它比都江堰还早数百年。

先秦时期,淮河流域是中华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之一。老子、孔子、管子、墨子、庄子、孟子、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在这里传播、碰撞、交汇、发展,形成了兼容并蓄、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,催生了中国历史上异常辉煌的思想文化高峰。

这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。儒家、道家等思想传统与这片土地有着深厚渊源,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,并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,薪火相传、生生不息。时至今日,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、行为规范和精神追求,成为

阳光把淮河流域大平原晒得几乎冒油,地里麦浪金晃晃的,风一吹,满是麦香混着干草的热乎气。

老村长朱长稳攥着草帽沿,天不亮刚绕着田埂转了一圈,晌午吃完饭又蹭蹭往地头走。老远就听见自家地头停的收割机嗡嗡响——他儿子朱小岗正试验新农机呢。去年买了两台久保田,今年又添了一台,这仨铁疙瘩往地头一摆,比当年的东方红拖拉机气派多了。

“爸,你咋又来了?”农机我都检查三回了!”小岗抹一把脖子上的汗,黑红的脸膛亮得冒光。长稳老汉蹲在地埂上抽旱烟,烟袋锅子吧嗒响,半天憋出一句:“你真打算北上收麦?”“是啊。”小岗认真道:“这边收完,正赶上北边的麦子熟了。我这三台车出

若说千年太久,二十年仅为弹指一挥间。

曾被采石噪音、工业粉尘笼罩的八公山与寿州古城,坑洼的102省道和多灾的淝水与淮河,此刻已换新天地。

立夏,我和先生驾车行驶在涌动着重植物清新的晨光里,车窗外是蓬勃的草木、庄稼。不觉间,车已驶出毛集高速路口,驶入车流密集的湖区大道。我发现熟悉的湖畔建筑群,哦,这是我二十年前曾经踏足的故地。彼时,此处还是一片洼地荒滩,如今,这里已成为国家湿地公园4A级焦岗湖风景区。

1998年,我嫁到此处东侧叫王郢的村子。今天,我们的目的地穆台村,与得名楚郢都的王郢村同样,其名源于宋穆公与穆桂英。春秋时期的宋穆公,谥号为穆,其后代以“穆”为姓。穆台村起于宋代,据传,乃穆公后裔穆桂英子孙的居住地。

侧目观景时,我不由回想初嫁时,先生的祖居地,几十户人家的土屋挨在高筑的庄台上。那村庄依湖而居,半水半陆,住在庄台的人们,十年九淹,过着刀耕火种、半耕半渔的生活。那年月,人们在薄田上,靠几头耕牛,水进人退,水退人进,几乎难有好收成。村中的泥泞路,隔断与外界联络,入冬后,村人窝居成伙,靠玩牌消磨时光。世代村人,在那方小天地里默默地生老病死。

“焦岗湖啦!”先生将我回忆里唤出,我定了定神,才发现,车子已拐进以围湖堤坝为基的堤顶道路。车左是水天相连的湖面,新生的小荷浮仰在粼粼波光里,在葳蕤的水草间,忽有白鹭、野鸭和水鸟雀跃、嬉戏。车右是岸,三三两两的垂钓人守在水边,一排排错落有致隐于绿荫中的民房面湖而筑。车行其道,如入画境,不觉间,我们已进入穆台村。只见新修的柏油路两侧,路灯、标

雪、南船北马、南稻北麦、南秀北雄在这里汇聚交融,造就了淮河文化包容多元、开放豁达的独特气质。如果把中华文明比作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,那么淮河文化无疑是滋养这棵大树成长的重要根系之一。长期以来,人们更多关注黄河、长江等文化叙事,而对淮河流域丰富的人文积淀关注不足。正因如此,重新发现淮河文化、阐释淮河文化、传播淮河文化,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淮河文化长期未能形成广泛影响,既有历史原因,也有现实原因。从历史层面看,黄河长期夺淮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带来了频繁水患,曾经的“走千走万,不如淮河两岸”,变成了“大雨大灾、小雨小灾、无雨旱灾”。从空间格局看,淮河流域夹处黄河、长江两大强势文化圈之间,其文化特征往往被周边更具辨识度的区域文化所遮蔽;从现实情况看,流域跨越多个省份,文化资源丰富但较为分散,流域省份都“各自为战”——安徽以徽文化为代表,河南以中原文化为代表,山东以齐鲁文化为代表,江苏、湖北等地也分别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品牌,淮河文化作为跨区域文化形态,长期缺乏统一阐释框架和整体传播体系,流域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难以形成,在研究和宣传上更难产生协同效应,尚未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整体文化品牌。

淮河流域户籍人口约两亿,但常住人口约1.6亿,大量人口在外求学、就业、创业。流域内的淮河儿女,需要重新认识自身文化传统和精神根脉,重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条大河蕴含的文化力量,并将其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动能。具体来说,要对淮河文化进行流域性认同、全局性定位、整体性发掘、系统性整合、建构性创造,要通过搭建理论框架、整合数字资源、推动文旅融合等务实举措,让尘封的淮河文化拂去历史的尘埃,真正转化为赋能淮河流域文明振兴的强大精神动能。

一是流域性认同。淮河流域横跨多省,山水相依、人文相亲。沿淮各省打破各自为战的藩篱,要“各美其美”,还要“美人之美”,更要“美美与共”,打造出

□小小说

淮上麦收

陈 琦

去,干一个月顶得上咱种三年地。”

长稳老汉把烟袋锅子往地上一磕。“去年你张叔腿不好,是谁帮他收的?昨天,你李婶跟我说,孩子在外头打工回不来,就等着你帮他们呢。你拍拍屁股走了,让人家麦子撂地里?!”

“爸,我跟人约好了行程,晚到一天少赚不老少!”小岗也急了,“本村的我都排好了,三天肯定收完,收完立马走,都不就误工!”

“你就是钻钱眼里了!”长稳老汉脖子上爆起了青筋。“当年你爷那辈走麦客,全凭一副肩膀一把镰刀,都是先帮

孤寡收。讲究的是,麦客走千里,信义挂腰上。现在你开上铁疙瘩了,反倒把老理儿忘了。”

爷儿俩呛一顿,不欢而散。当天后半晌,长稳老汉掂把镰刀绕村转了一圈,挨家问一遍,把等着收麦的户数记在烟盒纸上,攥着回了家。

晚饭的时候,小岗先“软”了下来:“爸,我是不管乡里乡亲。你算嘛,三台机器一天能收八十亩,咱们村待收的麦加起来才两百旺亩,我排紧点,三台机器连夜干。不耽误北上。再说了,我出去收麦,也能捎带帮沿途困难户收。儿

□随 笔

重访穆台村

牛牛刘

此番重来,源于我上次走访后,向先生描述所见之景时,引发了他的好奇心,他反复追问,过去凋敝的穆台村真如我所描述?我说不想赘述。

我和先生沿着东升那天陪我们走过的路进了村庄,路边的油菜和蚕豆结满了果荚,一排排,一簇簇极具乡村特色的民居,三层或两层,不仅柏油路修到了家门口,还都建有庭院和小菜园。月季、蔷薇、绣球、锦葵花……正赶上盛花期,庭院内外挤满了盛开的花朵,喜庆的、红、温暖的黄,梦幻的紫,没有刻意精剪,开得舒展,开出了乡村才能有的味儿。菜园里长满了蔬菜,菠菜和香菜的味儿。菜园里长满了蔬菜,菠菜和香菜的味儿。菜园里长满了蔬菜,菠菜和香菜的味儿。菜园里长满了蔬菜,菠菜和香菜的味儿。

“两年了,都习惯了,马早晚有点闲空,我都会来这湖边走一走。”谷雨时节与友人来穆台村走访时,驻村干部闻东升的话在我耳边响起。东升是淮河能源集团的一名干部,两年前,一声号令将他从千里之外的内蒙古西部矿区,召唤至穆台村担任第一书记。上次来,村里挂的一条“罍粟不是菜,种一棵也是害”的宣传标语,令我捧腹之余,感叹村干部为点化百姓所费的心思。那天,东升迎上前来,与我们握手时,另一只手里还捏着个咬了一口的白煮蛋。当时已是九点半钟,这个点,他才以煮蛋充饥,不知一早他又在忙些什么。

见他如此,我想到多年前,自己曾经历过的四年半驻村时光,当时,我们一家三口,一分为三,孩子刚刚考入省城高中,又逢至亲患病离世,各种艰辛,如鲠在喉……

淮河文化的标识性概念,让“同饮淮河水,共承淮河脉”成为流域人民共同的精神认知。

二是全局性定位。统一的认知框架,是凝聚文化共识的前提。以往对淮河文化的定位,多局限于区域文脉、文化分支的浅层认知。应打破碎片化、本土化、小众化的认知,跳出地域视角、树立整体视野,把淮河文化放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加以考察。

三是整体性发掘。淮河文化资源丰富,但不少珍贵文化仍散落于典籍之中、乡野之间。无论是历史名人、经典著作,还是非遗技艺、民俗传统,都需要更加系统地梳理和研究。要加强跨区域协同研究,建立跨区域淮河文化协同研究机制和平台。系统梳理流域文化要素,深挖人文内涵和时代价值,搭建统一的淮河文化数字资源库,讲清淮河文脉“是什么”“有什么”“为什么”,阐明淮河文脉“从哪里来”“到哪里去”“有什么用”。

四是系统性整合。统筹流域文旅资源,串点成线、连线成片,打造统一的淮河文化IP和数字传播矩阵。整合各地文化场馆、遗址公园、非遗基地、改革地标等,推出全域精品文旅线路,培育一批主题鲜明的淮河文化品牌和对话平台,有效改变“散落珍珠”的现状,以文旅融合的强力牵引,让淮河文化成为沿淮省份共塑共享的核心文化名片。

五是建构性创造。推动淮河文化传承发展,既要守护历史根脉,也要回应时代需求。要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改革精神,开放品格、生态智慧和民本理念,并将其融入现代治理、乡村振兴、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之中。通过数字赋能、文艺创作、文开开发、文旅融合等方式,让千年文脉走进现代生活,赋能现代发展,让淮河文化在新时代迸发新的活力。

淮河奔流不息,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交汇融合,也孕育了敢为人先、兼容并蓄的人文品格。重新发现淮河文化,不是为了追忆昔日辉煌,而是为了从历史深处汲取面向未来的力量。让沉睡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的精神动能,让流淌千年的文明基因焕发时代光彩,这正是重新发现淮河文化的时代意义。

(转载自6月5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)

子不会丢你老村长的脸。”

长稳老汉翻开烟盒纸:“我算过了,一共二十八户,其中六户都是没人手的孤寡,你要是先给他们收,我没话说。你当机械化麦客,靠本事赚钱,我不反对,但不能忘了根。”

第二天晨鸡刚叫,三台收割机就开进了麦地,张叔和李婶的地排在前面。长稳老汉蹲在地头,金黄的麦子顺着机器滚成麦粒。他推开了老张递过来的香烟:“别在麦地里抽烟。”小岗开着新机器从他跟前过,探出头说:“爸,收完咱就北上,我都跟那边的帮扶队联系好了,一是不抬价。对困难户,坚决减免!”

日头照着满田金黄,热风夹着麦香飘散开来。长稳老汉扬了扬草帽:“嗯嗯。铁疙瘩是冷的,人的心得热着。”

想在家门口做些事情,更不容易。目前,他们正在一边发展稻鸭养殖、水产养殖和大棚蔬菜,一边靠湖吃湖,发展水上游乐项目、民宿和农家乐,想办法让群众在家也能安居乐业。

我们走进唐宋庄,准备去拜访一位百岁老人。刚到门口,就碰到一个年轻人在擦洗轿车,知道我们来意后,说老人是他奶奶,已经午休。闲聊中得知,他与村子里很多年轻人一样,大学一毕业就在市区工厂上班了,住在山南新区,刚好放假回家。现在村里有自来水、污水处理厂,通了公交车,网络广播电视样样都有,土地也流转给别人种了,除了上学和看病条件不太好外,与城里没有什么区别了。他指着旁边一处高台说:看看,这就是我们村庄以前的样子,去年村庄改造时,专门留下作为纪念的。我转身望去,发现先生已经立在那片庄台遗址前,凝望着什么。庄台上长满杂树,一棵老槐树还挂着星星点点的槐花,几间土坯房已经全倒塌,留下的根基长满杂草,已经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。正如先生一样,在穆台村住着一样的庄台土坯房,睡着一样铺着稻草的床,喝着一样从土井里打出来的水……一路求学一路跋涉走到今天,而今天的孩子已经不会再走同样的路。空气中飘来乡村特有的饭香,我眼含湿意,携先生告别年轻人,驱车返程。

我似乎有所醒悟,我来也许是想再看看那个驻村干部,看看我们的村庄和老人,看看新生的我。笔直的柏油路边,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正坐在棚子下,面前堆一堆西瓜、酥瓜和西红柿,在向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叫卖。两边是一望无际的麦田,已经出齐穗子的小麦,像案板一样平摊在大地上,整洁、肃穆而宁静,微风吹过,透着阵阵麦香。

□诗 歌

跨过淮河来看你

赵少刚

我们一次次跨过淮河
像跨过同一句话的停顿

所有我渐渐遗忘的痕迹:
河水冲洗着堤岸,烟亩吐出云朵
月亮,正在落下

河对岸有个女孩站在星光下
她的脸庞被汗水揉皱
像一幅未干的画

还是说那是别的事物的影子?

这很迷人
我甚至看不清她的表情
只看见光在她脸上逃逸
为月光和我的渴求

我站在桥上,任风掏空
仿佛这漫长岁月,只是为了这一刻的
沉默与路过

□诗 歌

一剪梅·世界环境日有感

赵常鸿

六月熏风洗翠峦。
清洁生产,统筹资源。
宜人矿厂若青山。
净土蓝天,妆作公园。

央企担当策马先。
不改初心,福润无边。
植林碧水映畴田。
绿动中国,美好源泉。

□随 笔

午收随想

代宜喜

周末,站在江淮大地偏安一隅的老家田埂上,五月的热风挟裹着馥郁的麦香,扑面而来。我手持遥控器,操控着新式无人机,从多个角度拍摄着眼前那如金色海洋般翻涌的麦浪。不远处,大型联合收割机宛如灵动的游龙,在麦田中穿梭轰鸣,不时从地头倾泻出金灿灿的麦粒。村民们骑着轻便的小型电动三轮车,欢快地穿梭在田间地头,载着收获的喜悦来回奔忙。水泥路上,晾晒着的麦粒在阳光下闪烁着璀璨的光芒,宛如一地碎金,熠熠生辉。

眼前这繁忙却又井然有序的午收景象,如同一把神奇的钥匙,瞬间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小时候的午收,是一幅镌刻在时光深处的艰辛画卷。天还未破晓,村子里便响起了“喀喀”的磨镰刀声。父母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,仔细地磨着镰刀,锋利的刀刃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冷冽的光,仿佛在诉说着即将到来的辛劳。待东方泛起鱼肚白,村民们脖子上围着毛巾,头上戴着草帽,身上背着水壶,手里紧紧握着镰刀,浩浩荡荡地向麦田进发。若是地块较远,大家便会提前备好馍馍、熟的咸鸭蛋和早早凉好的白开水,用粗布巾一包,放在篾筐里,左右胳膊一挎,那模样,仿佛带着与时间赛跑的“粮草”,准备在麦田里展开一场艰苦的“战役”。

那时收麦全靠人力,一镰刀一镰刀地割。烈日高悬,麦田里热浪滚滚,麦穗在风中沙沙作响,仿佛在焦急地催促着人们加快速度。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滑落,浸湿了衣衫,可大家顾不上擦拭,只是低着头,弯着腰,机械地重复着割麦的动作。每一刀下去,都凝聚着生活的艰辛与希望。我是家中兄弟姊妹六个中的老小,午收时我也混迹在大人中间,没割十来米就累得慌,不是嫌热怕晒,就是想着法子找个理由去歇息……好不容易割完麦子,又要将麦捆抱上笨重的架车,

拉到事先用麦碾平整好的打麦晒粮场。在那里,牛或马被套上石碾,一圈又一圈地走着,沉重的石碾碾压过麦穗,麦粒才一颗颗脱落下来。整个午季,大家就像陀螺般连轴转,等抢收抢种结束,每个人都黑了几个色度,瘦得脱了形。然而,当望着堆成小山的粮食,疲惫的脸上还是会露出欣慰的笑容,那是对辛勤劳作最好的回报。

记忆里,交公粮也是午收后的一件大事。父亲和哥哥们总会提前将晒好的麦子仔细装袋,用架车拉着,一路颠簸着前往公社粮站。粮站门口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,人们眼巴巴地盼着自家的粮食能顺利验收、过秤、入库。那时候,交公粮不仅是一项任务,更像是一种责任。每一袋粮食,都饱含着农民们对国家的赤诚与热爱。

不知从何时起,拖拉机的轰鸣声打破了传统午收的节奏。人们不用再弯腰割麦,只需将收割后码成一排排的麦穗及秸秆叉到手扶拖拉机上,运往打谷场。拖拉机牵引着水泥石碾进行脱粒,效率比之前提高了不少,人们也稍稍省了些力气。

再来时,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进了乡村的麦田。那钢铁铸就的庞然大物,所到之处,麦穗被卷入、脱粒、秸秆粉碎一气呵成,金黄的麦粒如瀑布般倾泻而出。大家精心打理着自家的土地,午收也变得更加高效、从容。

如今站在田埂上,看着眼前这现代化的午收场景,心中满是感慨。那些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的日子,那些推着架车交公粮的岁月,都已成为历史,但它们所承载的坚韧与勤劳,永远镌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,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时光流转,麦香依旧,乡情不改。午收的变迁,见证着时代发展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金灿灿的麦浪,将永远是江淮大地上最美的风景,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,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

麦熟时节

汪向阳 摄